

這一刻，我救贖了別人也救贖了自己，這個決定拯救了我的一生，令我餘下的人生不用一直或在愧疚和羞恥之中。

金燦燦的陽光斜斜地灑進室，陽光被隨意飄揚的雲朵帶領著，在我的課本上表演起了舞台劇，光與影的融合像是一個小女孩在輕快地翩翩起舞，老師清冽的講課聲彷彿小提琴在為這場表演加上點綴，一副歲月靜好的景象。不知道甚麼東西在我眼前飛過，一條直徑向前的拋物線硬生生撕開了這片美景。「嗚！」像是幼貓受傷時發出的嗚呼，害怕卻還是不敢大聲驚呼，伴著被重物擊中的聲音。

被打中的小男生，把擊中他的物體拿起，打開這個神秘的紙團，隨著吧紙團攤得越平，裡面寫的字也越發清晰了起來，最後的謎團終於解開了，上面赫然寫著「笨蛋」二字，明明只是普通的兩個漢字，卻刺痛了我的雙眼，男孩的眼中似乎起了一層薄薄的霧氣，兩唇卻是緊緊地抵在一起，希望以此防止自己眼中的洪水決堤，似乎因男孩害怕卻不敢舉報他們的表情取悅到，身後的豺狼虎豹變得更是變本加厲，紙團、橡皮、水瓶，甚至皮鞋，他們更加期待獵物露出更加驚慌失措的樣子滿足他們變態的獵奇心態。這個獵物也正中這群禽獸的下懷，眼淚已經不僅傾盆落下，嘴唇害怕得帶著些少顫抖，雙手緊緊地抓住大腿，指甲已深深地陷了進去，似乎想用大腿的痛楚捱過背後被攻擊的痛楚和內心那被恐懼和悲寂折

磨的苦楚，男孩那痛苦絕望的神情我並不陌生，甚至非常的熟悉，同樣的神情，曾經掛在我的臉上。

正正是因為我也曾為取悅別人的獵物，男孩內心的煎熬我比誰.....都清楚。身體上的痛苦遠比不上內心的折磨，為甚麼偏偏是我？憑甚麼這麼折磨我？我彷彿讀懂男孩內心所想，但更令人絕望的是不知何時是盡頭，像是無邊無際的沙漠中尋找綠洲，那無盡的旅途似乎能把人的靈魂都吞噬得無影無蹤。那時候的我熬了三年，從小學畢業，離開了這個人間地獄，在中學我涅槃重生，以新的性格、新的我去迎接新的生活，好不容易才脫離這種非人的折磨——我要為了一個不太熟悉的人打破這一切平靜嗎？看著這個可憐的男孩，我明明一個舉動就可能制止這一切。一念天堂，一年地獄，這一刻，我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冷眼旁觀，「對不起呀！我真的很想幫你脫離苦海，但是我真的不想回到那人間地獄，也不想成為那可憐的替罪羊。」我的口中輕聲地念道，不知是對男孩說，還是在對自己的自私找藉口。

「叮！」下課鐘聲響起，粗魯地把我的思緒打斷，抬頭看看男孩，他似乎鬆了口氣，我也跟著放鬆了起來。在我們都放下警惕的時候，「呼！」男孩的桌子被一腳踢翻，「重頭戲要開始了！」惡霸頭輕佻地笑了笑說，一聲令下，一群血氣方剛的男生一窩蜂地以男孩為中心湧上去，都面露兇相，抬手準備打下去。

男孩怕得抱著頭瑟縮一角，身體忍不住恐懼在顫顫發抖，眼神中透露出一絲絲的絕望，透過這雙眼睛我彷彿看到曾經的我，一樣的抱著頭瑟縮發抖著，眼淚彷彿都哭乾了，只是眼神空洞的看著虛空，遍體鱗傷的身體如同被傷得千瘡百孔的麻木得感覺不到一絲痛楚，祈求著有人能帶我離開這人間煉獄，即使是魔鬼要我出賣我的靈魂的代價，我也甘之如飴，只希望有人能把我從這無底泥沼中打救出來，而每次我也只能看著那一雙雙事不關己的冷眼旁觀著，我心中的希望也被磨滅得蕩然無存。

這一刻，我不管不顧地衝上去，打開雙手作保護狀，站在顫抖著男孩的面前，顫抖著說：「收手吧！請你們放過他！」我怕得閉上雙眼，我一直都很明白槍打出頭鳥的道理，我今天卻甘心做這隻笨鳥，「是啊！別再欺負他了！」「其實我早看不慣！」一群聲音在我耳邊響起，群眾壓力使這群惡霸也不敢再做甚麼，只能作鳥獸散地離開。

我扶起男孩，「以後再也沒人會欺負你了。」我輕聲安慰道，男孩還沉醉在有人幫他說話的驚喜中，沉默良久，「謝謝！」他怯生生說道。普通一句謝謝我卻能感到他千斤重的感恩之情。